

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
李静 荆新年 张小雨

锁在衣橱里的布内裤

今年86岁的钱春花固守着自己的优雅从容。在养老院里,坐着轮椅的她,戴着浅咖色贝雷帽,系着一条花丝巾。

钱春花退休前是一名公务员,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文艺爱好,是一个典型的“淑女”。退休以后,钱春花老年大学学习声乐专业,经常跟着合唱团去各地演出。站在舞台上,穿着礼服,一亮歌喉,就是钱春花“高光时刻”。

对成人纸尿裤,老人们觉得难为情,不会直接说出这几个字眼。吃喝拉撒睡是人基本的生理机能,失禁以后的钱春花将其隐晦地表述为“那事儿”。

今年春节以后,钱春花开始变得肠胃不好,经常闹肚子,甚至“失禁”。“一旦肚子不舒服,就得赶紧去洗手间,晚一会儿也不行。”自从“那事儿”不受控制,钱春花就觉得自己的生活走入了人生的另一程。钱春花不再跟着合唱团演出,因为一旦出现尴尬的场景,会让钱春花产生无法接受的病耻感。

今年六月,钱春花住进养老院,而成人纸尿裤也开始进入她的生活。她不记得第一次穿“那东西”是什么时候了,只是看其他老人穿着方便,她也开始穿。虽然觉得不舒服,但她白天晚上都穿着。对于爱美的钱春花来说,这是衰老的象征。

钱春花想去洗手间的时候,还是会告诉护工带她去,尽量不弄脏纸尿裤,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。“一般我弄不脏,就两天换一回。”说这话时,钱春花像孩子般期待着表扬。

钱春花依旧像原来那样每天坚持听广播,听新闻,听天气预报,这是她“不能放弃的事”。回忆起从前,系着大绸子、扭着秧歌……钱春花说着说着就笑了,笑着笑着又突然沉默。

刚来养老院的时候,钱春花穿的是布内裤,弄脏了再洗,或者直接扔掉。在钱春花的衣橱里,仍然放着很多布内裤。“有新的,有旧的,还有很多花的,都没来得及穿。”钱春花边说边揪起丝巾,扭着扭着扭成了结。

父亲的“秘密”

和成人纸尿裤相关的,不仅仅是老人,还有他们的子女亲人。第一次发现父亲的“秘密”,张淑英脑子一片空白。

去年,张淑英67岁的父亲张海军跟二哥一同坐地铁出去玩。快到站的时候,张海军感到大腿处传来一股湿热。一到站,张海军快速向洗手间挪动,步子却又不肯迈得太大。他躲进洗手间,又慌张又难受。因为怕出糗,张海军便跟二哥直接坐地铁回家,再没有心情玩下去了。

回到家后,张海军趁张淑英上班,自己洗完裤子晾在阳台上。张淑英问他怎么自己洗了衣服,张海军拿不小心弄脏搪塞了过去。

张海军隐隐觉得自己的身体“出了问题”。直到突发心梗住院,这个“秘密”才在张淑英面前“撕开”。

张淑英看到自己的父亲躺在病床上,身上插了十几根管子。医生告诉她,老人的大小便大概率会失禁。这是张海军要面对的坎儿,也是张淑英心里的一个坎儿。在她记忆里,父亲似乎永远是个“铁人”,她第一次感觉到父亲离老去那么近。

张海军一开始很抵触使用纸尿裤,他觉得“老爷们用上这个东

外表上的『正常』守护了最后尊严 穿上纸尿裤的老人

外表上的『正常』守护了最后尊严

不得不使用成人纸尿裤,老人们对此往往讳莫如深,他们小心翼翼地守着自己的“秘密”。据统计,我国当前60岁及以上人口达2.64亿,占总人口的18.7%。数据显示,光是2020年,电商平台成人纸尿裤的销量就达到了20亿片。

这个令人震惊的数据背后,大多数来自失能老人。成人纸尿裤承载了怎样的老年生活?老人们需要面对怎样的心理难关?在日渐老龄化的中国,如此庞大的成人纸尿裤销量,又反映了怎样的养老情况?

面对衰老,面对身体失控,成人纸尿裤让老人从外表上看起来“正常”,它兜住了老人的体面,守护着他们最后的尊严。



纸尿裤兜住了失禁老人的体面,守护着他们最后的尊严。



相关链接

20亿片成人纸尿裤背后的“老年中国”

打开淘宝搜索“成人纸尿裤”,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发现,有的店铺成人纸尿裤月销量达到1万片,高的能达到5万片。

在济南的一家成人纸尿裤生产公司,2020年卖出了2.5亿片。淘宝天猫数据显示,光是2020年,平台成人纸尿裤的销量就达到了20亿片。

在成人纸尿裤店铺的留言下面,往往都隐藏着一个关于老年人的故事。“妈妈给爸爸戴上成人纸尿裤的那一刻,我突然觉得爸爸真的老了。”“我家老爷子86岁了,面子看得比生命还重,十几年前他患了老年痴呆,铺着尿

垫,穿着纸尿裤,前一刻的事儿一会儿就忘了,和他说话他就笑,夸他也笑。当年清醒时憋住的笑,这十几年都补上了。”

成人纸尿裤有如此庞大的生产量和销售量,它以一种隐秘的身份,普遍存在于我们身边,但关于成人纸尿裤的话题却很少有人提及。

天猫中老年护理负责人曾透露过一个数据,18岁以上成人失禁发生率,女性高达31%,男性为12%。如果统计60岁以上人群数据,据不完全统计,女性失禁发生率超过50%。

成人纸尿裤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东西。反而是它,让生

活不便的人保留了最后一份体面。

成人纸尿裤市场与老年人的需求是一同增长的。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,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多达2.64亿人,50岁以上人群预计在3亿人左右,未来还将进一步增多。

对于独居和空巢老人,目前还没有准确的数据,但在2017年,国务院印发的《“十三五”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》中曾提到,2020年独居和空巢老年人预计在1.18亿人。

老年人,特别是失能老人如何有尊严地养老,将成为越来越严峻的问题。

为了维护父亲的“尊严”,张淑英每次给张海军带成人纸尿裤,都是换一个黑色袋子送去,即便网购,也要反复给商家留言,不要写“成人纸尿裤”这几个字。

后来,张海军看见在养老院的垃圾桶里,纸尿裤“有的是”。原来,这里很多老人都在用“这个东西”。发现这个秘密以后,张海军觉得自己不是例外,也就没那么不好意思了。每次快用完纸尿裤的时候,张海军就会提前告诉张淑英。

张海军每天都到康复中心锻炼身体,每次要走半个小时,直到出汗,他想养好身体,早点摆脱“那个东西”。

没有性别之分

王秀菊在济南的尊尚老年公寓工作五个年头了。在这里,她很擅长“骗”老人。

她细数每天为老人们做的各种事,从早到晚,几乎没有停下来。看护这些老人时间久了,她总结出一个最简单的办法,就是“骗”。这个办法,甚至在给男性老人换纸尿裤的时候也是奏效的。

玩耍的时候,老人突然失禁是常有的事。有一次,几位老人正坐在一起看电视,王秀菊经过时,闻到了异味。为了不让老人失面子,她将庞玉龙先“骗”到一旁,再把他推进房间处理。

庞玉龙有些生气,不让王秀菊给他换纸尿裤。王秀菊先安慰他,然后用对讲机呼叫男护工。老人脾气很大,一着急直接撕掉了纸尿裤。可是王秀菊没找到男护工,只能继续给老人解释,好不容易才说通,换上了纸尿裤。

王秀菊说:“对这些老人来说,我们就是他们的子女。换纸尿裤的时候,他们没办法照顾自己,也就没办法在乎性别了。”

尊尚老年公寓大约住着两百位老人,平均年龄80多岁,其中有百分之六七的老人需要用纸尿裤。在使用纸尿裤的老人中,大多数患有阿尔茨海默病。

在养老院的后院,偶尔有几片枯叶簌簌落下,一对老夫妻刘桂香和于新明在角落里聊着什么,看上去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。王秀菊说,这是一对均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夫妻,是今年1月份住进来的,都穿着纸尿裤。

当有人与刘桂香攀谈时,她似乎很想说什么,可是眼睛直勾勾的,总记不起事情来。唯一的例外是,她能迅速答出自己老伴的名字。

刘桂香和于新明没有被安排在一个房间。因为于新明的阿尔茨海默病程度比刘桂香更重,会解开刘桂香轮椅上的安全带。“撕去”纸尿裤时,于新明就会躲在院子里的大树边随地大小便,憋不住的时候,也会弄脏裤子。

下午五点,护工喊着“开饭了”,于新明推着刘桂香的轮椅,护工紧跟在身旁。照看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,护工需要像家长一样随时盯着。

每天,王秀菊和护工都要给老人们至少换一次纸尿裤,如果老人有腹泻问题,用量就要翻倍。到了晚上,他们每两个小时就要查一次房,给有需要的老人换纸尿裤。

王秀菊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,母亲患脑血栓后,她就辞去工作在家照顾。可是两年后,母亲病情加重,不久就去世了。母亲的离开,成了王秀菊的心病。

王秀菊今年50岁,还没有步入“老年”。每天面对这些老人,她也会想起自己老了的情形。恐惧?王秀菊不知道,她不愿去仔细琢磨。在年老失禁后,面对纸尿裤,或许她更能坦然接受,毕竟,纸尿裤守住了老年人最后一点尊严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钱春花、张海军、张淑英、庞玉龙、刘桂香、于新明均为化名)

西,自己真就失去价值,成了子女的累赘,也就没有什么尊严了”。

张淑英劝说父亲使用纸尿裤,张海军没有再抗议,而是默许。张海军第一次使用纸尿裤是护工教的,但住进养老院的这半

年多,他始终不能接受护工帮他换纸尿裤,甚至连张淑英给他换也不可以,这是他想守住的独立和尊严。每次他都偷偷躲进洗手间,自己换下弄脏的纸尿裤,再穿上新的。